



过去高邮城不大,中市口往东由县政府过新生造纸厂到高邮中学就是东门,在这之间有条向南的东后街,街的东边没几户人家就是大片的菜地农田了。那时,我家就住在东后街上。

东后街不是很长,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街坊邻居倒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群居类别,除了一些原住民和菜农,机关、单位宿舍占据不少,有公检法的、中小学的、新生造纸厂的、农干校的,我家住的是工业局宿舍。

工业局宿舍在东后街中段,是个前后有几进的地主大宅院。尽管有正厅厢房之分、东西朝向之别,但由单位分配住着十几户人家从不攀比纷争。后边西北向阴湿的两小间蜗居了“大老蒋”一家四口,一年到头没有太阳,他还整天乐呵呵的。

我家紧挨大门一侧,像门卫守候这个大宅院一样,见到进进出出的人都要打一声招呼。房门就是家门,只要人在家,门都敞着,家里大事小情几乎公开透明。我母亲动作慢,一般开饭迟,后院吃得早的经常踱步到前面扒着我家的窗户外面吃饭桌找点淡话说说。大院的门外旁有水井,有人打水懒得带吊桶,就近便借我家的,我家干脆把吊桶放在檐下,随便人家取用。那年夏天,我家分期付款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不大的房间坐满了摇着芭蕉扇的邻居。夜晚我们都习惯看一院子大门是否拴好,有时风雪深夜,院内有人归迟,就敲我家临街的窗户帮他开门。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邻居好,赛金宝”。

我们心目中的邻居可不仅仅指所住大杂院内的,也包括大门外的左邻右舍,甚而整个东后街的街坊。我父母都从事农村工作,那时下乡工作没有十天半月回不了家,我和妹妹自从寄养的人家回来住后,就吃了几家饭食堂,喝水要到夏家茶炉上冲,换衣要送秦奶奶家洗,放学了就伙同左右四邻的伢子在街上玩过河游戏。

大门北紧隔壁的高老师年事已高,经常撑着手杖站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带着一副深度眼镜,看着过往行人,不苟言笑,若有所思,偶尔咳嗽几声,吓得正在顽皮的我们刹那间作鸟兽散。尽管他的儿子常常喊我不下棋,外孙女小巧子又是要好的玩伴,但还是改变不了我对他威严和沉默的惧怕。我只蹑手蹑脚地到他书房一次,满眼看到的除了书还是书,心中真是羡慕不已。那年我家要就着他家南院墙接一间房子,很是担心他家反对,这可是邻里间的大事,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他家竟然没有一点意见,老先生的形象一下子让我肃然起敬了。

秦奶奶是专门在家帮人浆洗衣服被褥的。她家临街是一排铺面子,房子高大,而且后院很深,天井宽阔,一看便知曾经是个大户人家。不过秦奶奶怎么帮起人家洗衣服为生的就不知道了。她家正常就开两扇门,一个大木制澡盆成天搁在进门口,澡盆里放着永远洗不完的被服,一块搓衣板已经磨得几乎要平了。秦奶奶个头小巧,天天都穿着一件蓝色的大夫褂,每天见到她不是在前边吱吱喳喳地一个劲地搓洗,就是在后边天井垫着脚尖晾晒。这个活很苦,两手整天泡在碱水里,手皮已经胀得发白浮起来,手显得比常人要大点。我早上上学的时候顺便把脏衣服抱给她,傍晚回家就顺道捧回一摞叠得整整齐齐板板扎扎的干净衣服。有时我玩得忘了拿,她就晚上要儿子送上门。有天我家人都在外有事回来得很晚,她儿子送来说已经送了三次。

秦家对街是李家。李家门头支了个雨棚,雨棚下放一张杌子,杌子上摆两个小碟子和两只盖着方玻璃片的玻璃杯,一个碟子里有几片生山芋,另一个碟子里有几片青萝卜,两只玻璃杯盛的是酸梅汤。李家奶奶喜欢穿灰色的衣裳,就坐在门口的小爬爬凳上,半倚着门边,嘴里衔着一支烟,不慌不忙地等着我们这

童年的暑假,每天早晨劈老蚕豆。劈老蚕豆是门技术活,先找一方块木头,中间用锯子开一个口,将厨刀的刀背没入其中,刀口向上,固定好。将蚕豆的头部凹陷处放在刀刃上,用小棒敲一下尾部,蚕豆从中间一分为二。然后放在装有水的碗中浸泡,目的是让外壳软化易剥。中午蚕豆与瓢煮汤,味道不错。

傍晚则是炒蚕豆。大锅炒蚕豆来得快,火旺。蚕豆噼里啪啦一阵响,快速翻炒,让正反面稍一发黄、发黑,即可出锅,香味浓郁。留下部分在锅里,浇上一瓢水,放些盐,再添一把火。找来蒜头、蒜叶,蒜头用刀拍碎,蒜叶切碎。等锅中老蚕豆焖烂,出锅倒上香油、陈醋,加入蒜头、蒜叶,算是一道菜。

夜幕降临,鸡鸭也洗完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扛着农具三三两两回来了。我们将门口的路用水浇透,散尽暑热。晚饭做好,将家中的两扇木门卸下来,搁在两条凳子上,做临时餐桌。一头放盆粥,中间放上煮蚕豆、凉拌黄瓜,偶尔有几个咸鸭蛋。路过的庄邻有时看我一眼,夸上我两句,捡几个熟蚕豆,开心地走了。

晚饭后去小河边的码头上清洗碗筷,回头擦干门板,门板算是临时的床。仰望夜空,有时流星

## 东后街的老街坊

□ 孙平

些伢子去买了吃。山芋、萝卜一分钱一片,酸梅汤两分钱一杯,我走来过去都没有吃过,不是不想吃,好像就感觉脏兮兮的。后来我们在家烧饭了,要到玉带河去淘米,中途被李奶奶笑嘻嘻地截住,拿过我的淘米箩,在她杌子旁不知什么时候多了的一个扁缸里,动作很快地淘起来,先是闷水用手下劲搓,又是端水上下翻颠,最后舀点清水冲淋。有个奶奶点我:“她家养鸡呢,要用淘米水和糠喂鸡,你的米经她一淘倒要玩掉一半了。呆伢子!”我诧异得无所适从,面对这个“关卡”,每次淘米都想怎么滑溜过去。

这个奶奶大家都喊她“党组长”,不是什么党小组长,而是居民小组长,姓党。党组长很和人,家家熟,她的管辖范围有大半个街,每次发计划票券时,她都挨家挨户地跑。凡到一户门前,总是先吊起嗓子高喊一声“拿——票——券——啦!”然后左一遍右一遍地关照要带好户口本、粮油证、煤炭簿什么的。党组长虽然是个老太婆,又体胖一些,但一点也不见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条街上数她最活跃。她到我们家,从来没有说弄张凳子坐一下,都是站不住说不住的,常常打趣两句“咯咯咯咯”地笑着走了。她非常喜欢小孩子,她这个喜欢并不是那种亲亲抱抱或者当着大人面夸奖一下,而是经常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番,十足是个老玩童。我搬离东后街十几年来,几年前她过一百岁,我在单位意外收到了她托人带给我的寿碗,真难为她还记着我。

是啊,邻居一场怎么会轻易忘了呢?玉带河察院桥的北边有个夏家茶炉,一家人就靠烧茶水生计,日子过得苦巴巴的。那年夏大妈和媳妇一起做月子,不想老头子却撒手西去,夏大妈眼睛都快哭瞎了。面对几间窗户没有玻璃的房子、四儿一女还有媳妇孙子,从此夏大妈的身影就没有离开过茶炉灶台。为了贴补家用,女儿在家打芦席,大儿子跟徒弟学理发,二儿子到砖瓦厂攒土坯,小儿子和孙子还小,老五已经撑着帮人家挑水了。我每次到茶炉上冲水,挑台上都塞满了茶瓶。炉灶上有四个大汤罐,总是一个汤罐的水先开,这时来冲水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挤着、把茶瓶往前挪着。夏大妈揭开汤罐盖,左手拿着漏斗,右手拿着大舀子,一舀一茶瓶,边舀边冲边喊着“都有,都开了”,果然一汤罐水刚了,那三个汤罐的水就都“嘟嘟嘟”地开了。夏大妈望着大家陆续离开,耷起围裙搭了搭总是流泪的双眼,轻松地笑着。十几年前,府二工程拆迁正好拆到玉带河,夏家茶炉被拆得无影无踪,据说老巴子好不容易被安排到造纸厂又遇经济裁员下岗了,命运多舛的夏家啊!

井口南边是杨大家。杨大大的儿女更多,全靠他老两口在东边田里种菜维持生活,还没上什么年纪,腰就被粪桶担子压弯了。杨大大一家子都很厚道,待人接物客气得不得了,周围邻里时常吃到他家送的

蔬菜,谁要是把钱,他家送菜的小来子早跑掉了,换了杨妈妈还要嚷怪一声:“都是邻居家这边的,骂人呢啊?”一九七六年夏季的一天,家家外去躲地震,我家束手无策,很是无奈地光着急,杨家老两口用无可商量的口气喊我们一起去他们家躲避,说他们家天井大。天井再大也只能搭一个简易三角棚,我们两家十几个人根本容不下,杨大大就站在三角棚外,夜幕降临了也不肯住棚子里挤。突然,警报声大作,我吓得浑身发抖,感到地震立刻就到了,四周的瓦房将顷刻倒塌;棚里的老老少少一个劲地呼喊杨大大。警报声一遍一遍地,把恐惧通过疾速的血液一次次扩向极致,我的心仿佛已经跳出来了。地震最终没有来,杨大大岿然未动,我却被他强烈地震动了。

在我的脑海里,东后街的老街坊就是一幅乡风民俗的长卷图画,我不时地展开寻找那时的美好与纯真。

划过远方,飞机掠过高空,都让我充满无比遐想……

门口的栀子花香阵阵袭来,菜园里的萤火虫款款飞舞。河岸边柳树上的知了也停止了叫声。只有月光下的河水在潺潺地流淌着。不时猪圈里传来一阵呼噜声,我们用蒲扇一边扇着风,一边拍着蚊蝇。新买的蒲扇,买回来就用布条把边缝起来,耐用。

一阵风吹过,大人们都叫着好风,香烟的亮光也显得明亮了许多。有些孩子用纸折叠的灯笼捕捉萤火虫,随着萤火虫的增多,灯笼也亮了几分。

夜深了,散去暑热的人们走进屋里休息,用热水擦去席子上的热气。有怕热的就在门口支起了蚊帐,睡在门板上,用洗脸盆或是砖头做枕头,进入梦乡……

随着劈的老蚕豆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开始做酱了。去壳的豆仁先发酵,做出大圆子状,长出绒毛放在芦席上暴晒。过三五天后放入盐水缸中,封上盖子。过段时间即可用勺子取一些出来放在碗中,放在大锅旁的汤罐里炖。当米饭煮好时,豆瓣酱也煮好了,放些香油、葱花或蒜叶,倒也鲜美无比,下饭。

到这时假日也就结束了……

天气炎热,蚊子越发活跃起来。由于住在高层,对蚊虫的“警惕性”不太强,并没有常态化采取灭蚊措施,结果夜间总有个把个“漏网之蚊”,每每在你关灯之后就出来“开唱”,灯一开却又消失无踪了,着实让人愤恨不已。某日睡梦中眼还还被“亲吻”了一口,早晨起来肿得无法直视,几乎出不了门了。

我从小就招惹蚊子。小孩子,细皮嫩肉,总是讨蚊子欢喜,这不奇怪;后来长大了,尤其是步入“中青年”以后,却依然是蚊子眼中的“唐僧肉”,倒让人有些苦恼了。有人说是跟血型有关系,不过说句说,似无相应科学结论支撑。

与我打过“交道”的蚊子种类相当多。孩提时代,还住在乡镇老家的砖瓦平房里,院子是青砖铺就,种着枇杷、柿子等几棵果树,草木繁盛,大概是个微缩版的“百草园”,这里也成了各种蚊虫孳生的乐土。那个时候过的每一个夏天,都是身体的“受难季”,到了秋天一“盘点”,手臂和小腿已是红点遍布惨不忍睹了。

最常见的是一种棕色的蚊子,个头中等,飞行速度不算特别快,学名唤作“库蚊”,其攻击欲望不算太强,是相对较好对付的;另一种是“尖嘴子”(学名尚不知),颜色也偏棕灰色,比库蚊稍大,停留状态时躯干与墙面成斜角,其口喙极长,咬人生疼;“巨蚊”则相对并不是很多见,这种蚊子体型巨大,有着黑白相间的斑纹,因为“胖”,所以动作也较慢,不构成太大威胁。

还有一种体型较小,通体黑色,周身有着白色斑点,静止状态下后面两根“芒”不停晃动的,学名“伊蚊”,本地方言称其为“麻蚊子”,这个比库蚊要难缠得多。“麻蚊子”的吸血欲望超高,一旦被它盯上就很难摆脱,会跟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加之“麻蚊子”警觉性高,其空中“机动性”又极强,所以颇难消灭。一般要以“肉身”为诱饵,屏息凝神,待其上钩之时,再“手起刀落”,“啪”地一声,整个世界都清净了。不过,这种方法也是有“风险”的,动作稍有迟缓,可能就会付出多一个“包”的代价了。

蚊子的物种历史比人类要久远得

## 人蚊之战

□ 曹萌

多,大概在1.7亿年前的侏罗纪时代,就已演化出了蚊子的始祖。自打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用尽了各种方式与蚊子战斗,至今一天都

未中断,蚊子大概是人类最“长情”的“伴侣”之一了。

灭蚊,无外乎物理与化学两种方法。古时化学不发达,燃艾草驱蚊是普遍采用的办法,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快。”可见古人也饱受蚊害之苦。螺旋蚊香是近代以来才发明的。我小时候最早还没有无烟蚊香,一般都是下午在房间里把蚊香点上,紧闭门窗,让烟雾在里面积长时间熏,睡觉之前再打开门窗通风,以达到灭蚊的效果。后来无烟蚊香、电蚊香、蚊香液逐渐普及了,驱蚊越来越便捷了,要是现在谁家还像以前一样“烟雾缭绕”的话,怕是要被人误会成火警了。

物理方法中,最有效也最有生命力的,肯定还是蚊帐了。我上小学时,夏天晚上为了做作业,经常在床上垫上报纸,把小桌子小凳子搬到帐幔里面。西方人好像不用蚊帐,前两年巴西奥运会期间,正值“寨卡”病毒肆虐,各国人士均为驱蚊而绞尽脑汁,中国队自带的蚊帐竟被“歪果仁”惊呼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真是让国人满头黑线。

蚊子是臭名昭著的“四害”之一,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提到它,人人都咬牙切齿,皆欲除之而后快。不过随着岁月增长,现在想想,其实蚊子不也是为了自身生存吗?雄蚊子吸取植物汁液,雌蚊子吸血主要也是为了繁育后代,又何错之有呢?人类千百年来为了生存,杀害吃掉的生灵何止亿万,更不用提生存目的以外的虐杀取乐了。相较之下,蚊子不过是吸了一点血,算得上多大的事么?想到这里,我似乎对被标签为“四害”之一的蚊子产生了某种理解了。

不过呢,理解归理解,接不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蚊子小姐啊,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接下来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清梦,让我夜里不得安宁的话,我还是会送你一个大巴掌哦!切记、切记!勿谓言之不预也!

自20世纪70年代袁隆

平杂交水稻“三系法”制种研究成功后,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比起普通水稻,分蘖快,生长迅速,产量高,栽培

用种量少,1公斤种子可以种植1亩水稻田,自然受到农民追捧。我的家乡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方便,夏季高温湿润,秋季凉爽少雨,非常适合杂交水稻的制种栽培,1978年开始引进“三系法”杂交水稻制种栽培。

“三系法”杂交水稻制种是以雄性不育系(简称母本,雄性器官发育不完善,花粉退化,但雌蕊发育正常,依靠外来的花粉才能受精结实)接受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父本,是一种正常发育的水稻品种)的花粉,后代则是大田生产上使用的杂交稻种子。

生产上按照一定的行比相间种植,父母本花期相遇,母本接受父本的花粉而受精结实。父本与母本除生长周期不同外,开花时间上也存在着差异,农民会把它们错时播栽,生产上叫“播差”。根据杂交制种组合的不同,播栽期也不同,一般6月中旬先在大田栽父本秧苗,行距1—2米,相当于正常秧池的宽度,大约隔半个月再栽母本秧苗。二者植株高度不一,高的是父本,矮的是母本。杂交水稻的复制制种时间与学校暑假时间基本上同步,那时我在大队学校读初中,一放假就参加了与此相关的劳动,栽秧、薅草、割叶、剥苞、赶粉、收割等几乎都干过。

杂交水稻制种的整个生产过程技术性很强,操作严格,大队、生产队农技员都要在每个环节到场指导。制种的关键是人工辅助授粉,稻叶的毛齿像锯子,割叶、剥苞、赶粉可都是细致的活儿,又不能戴手套什么的,只能任其在裸露的手上、臂膀上划开一道道血口子。一条小伤口无所谓,这样的伤口多了,会让两只手伤痕密布,疼痛难忍。当父本扬花的时候,部分母本的花粉不能从叶鞘中抽出,出现所谓的“包颈”现象,于是母本需要及时剥苞,同时要割掉父本和母本部分叶

## 稻田的回忆

□ 王如祥

粉传播,这样就能使父本花粉均匀并准确地落在母本的柱头上,母本才能受精结实。父本、母本花期相遇,完成受精至为重要,晴天在上10点钟左右,当父本开始扬花、母本颖花张开时就要赶粉。我们两人一组,牵着一根绳子,徐徐扫过父本的花粉,在风力的作用下,父本雄蕊的花粉就会均匀地落到母本颖花柱头上。当赶粉高峰期时,赶粉绳子从人前一过,就会升起一阵阵浓浓的花粉烟。每当此时我们呼吸着空气中花粉的清香,便露出喜悦的笑容,因为花粉烟升起得越浓今年的制种产量就会越高。剥苞的工作量极大,而且是火烧眉毛的事情,生产队长动员几乎所有的劳力突击行动,力争分秒,否则父本与母本花期不遇,就会前功尽弃。

为了解决这个急迫问题,减轻繁重的工作量,生产队长想方设法购买植物生长激素“九二〇”,内含赤霉素,促进母本穗下节伸长和抽穗,便于接受父本的花粉。这更是一项技术活,“九二〇”使用过早,剂量偏大,会导致穗下2—3节和剑叶鞘过度伸长,提早抽穗,颖花退化,秆细苞小,后期分蘖穗卡颈包粒甚至倒伏,结实率下降。使用过迟,用量小,穗下节老化不再伸长,卡颈包粒严重,不能完成正常的受精过程而产量低。因此使用“九二〇”做到适时适量适法才能提高产量,这活由生产队技术骨干来做。

9月中旬,农民们抓住好天气,忙着收割杂交水稻制种,就是中间的母本植株。农民们挥舞着手中的镰刀,看看手中一把把沉甸甸的制种,丰收的喜悦从脸上乐到心里。最后的收成亩产最高可达200多公斤,最低的因花期不遇原因的也有150多公斤,经济效益是普通水稻的3—5倍。从5月份育秧到收获结束五个月不到,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